

試寫稿五篇

1 斜坡上的音樂課

巴油池之歌

在文明的隧火還沒燒盡杉林前
雲豹搶收最後一片下錨的雲
Umu 挑揀最厚重的石板填進祖靈屋
起了一個綿長的音
Kayngu 密實地把百步蛇跟百合花縫進頭冠
十字繡出依然熟悉的哼唱節奏

那時沒有保護區
沒有地址
但每個人都有家
從中央山脈南段拉嘎拉嘎爾山西南開始
每一粒土都會唱歌
小米在季節的風裡行瀟灑酒令
芋頭是菌落的音符
在雨濕了的泥地裡
增生成結穗有聲書

是的，看不懂漢字
我們依舊光明
智識的刻度不必在畢業證書上拓碑
卻讓聲帶啞啞

一把刀
整座山林的秘密就會自然從邊境走來
月光自動編年
野蕨滴下飽滿的眼神
無須刻意佈展
處處都是含金量充足的行動藝術

聽見了嗎？
水的脈搏裡魚蝦梭織般遊戲

聽見了嗎？
樹的心跳中節氣撚亮一星嫩芽
他們從種族的等高線邊緣
刨出自己
舀走最後一匙圖騰粉末
如修補骨董般
精準地按照節拍塗抹
座標進魯凱的古謠裡
音符磁化為果核
等待被朗朗唱響

2 斜坡上的地理課

致永不乾涸的起點
——霧台哈尤溪

日落後的水聲
被夜空泌出的星子捧在手心皴擦
打磨至懷紙典雅的厚度後
減光處理迅速進行中

填平一穴穴山芋光影
埋進春弦夏雨秋風冬爐
大把衰老到自然剝落的乾燥維管束
還有莽生於隘寮北溪濕漉漉的記憶
或者裁半片天空加蓋
讓雲豹之湯躺進氤氳景框
鷹群逡巡
凝視千萬顆還在河床泥地從容點字翻譯的魚卵
在月光撇捺下
它們縮為絕版的復古馬賽克圓磚
再隱身為七彩岩壁中
一記性感的流動響雷

而不時游擊命運的顛簸兀自公轉自轉
八八風災依舊下錨在山林裡最厚重的礦層
探測最後一格分鏡裡的通風井
涉渡而來的族人們坐在黃金岩壁旁等待

像一炷香即將燒完散發出憑弔氣味
他們戴著百合花頭飾
拾部落的荒 撿節氣的骨
拓染遠處坍方的記憶墳墩
依然微笑地
抬起那簍簍豐收的小米

3 斜坡上的母語課

失語獸

從 3092 公尺高的北大武山奔出時
妳遺忘了可以禦凶的族語
像一枚文貝靜默地
把舌頭蜷縮成
杏仁核

命運在妳身上刨出時間的皮屑
勾針般拉出隘寮南溪畔那些
月光切片記憶
依照新台幣的編年紀事以來
幸福的刻度始終酣眠
那棟名喚為學校的建築只是擁有
發言的介繫詞
鑲進妳跟部落之間
教妳們要跟著別人歷史的節氣呼吸

做為一株含鈉量充足的
多肉植物
妳把心留給祖靈
日日臥軌在蒸餾過的思念裡
任尖辛流言呼嘯
把歪斜的瘀傷封存成縞素標本
連禱文都沙啞

輔導室老師每每遞上溫柔的毯子
但滴下鏽斑色同情

那是大家都熟悉的邊境胎記
筆畫鑲在族語字典裡的部首頁裡
但 vuvu 的叮嚀
成為嵌進爪縫裡
等候顯影的記憶沙漏
謙卑地
緊咬著土地

4 斜坡上的體育課

缺席暨出席

老師最喜歡點名
從有出席的開始點起
像開罐器一樣
十秒內解決

3 號 5 號 7 號 10 號跟 12 號是熟面孔
總是會乖乖攤開課本
抄下每個棲留在黑板上的
句子
沾滿鼓勵的防腐劑時而落下
粉筆灰有時不過是媚飾教育的
壁癌
讀書 就是一種扣緊文明安全帶的
抓漏工程
即使在森林裡
我們矯捷如豹
已經懂得在月光下削尖弓箭
但 老師說不夠
劃記在電腦卡上的只能是 2B 鉛筆
只能是 CCDAB
不是崖薑蕨與九芎樹之間的
光影

其他同學呢

1 號 2 號 4 號 6 號 8 號 9 號 11 號

老師對他們不熟
但其實他們也都在台灣各地舉手喊有
出席在遊覽車上
在體育館內
在競技場上
出席在每一場精采的賽事
跟去年前年的大會紀錄廝殺
每一滴汗灑在標線上都是
歷歷的出席證明

老師簽過了公假單
不知道是否能明白
那些不在場的體育課
其實 才是那些孩子們
生命中最大的體能現場

5 斜坡上的家政課

我在霧台有張小餐桌

之一 cinavu

月桃葉是專業孕母
讓升高的花香拉開妊娠序幕
如豆子爆裂般
彈奏一把夾雜假酸薑葉的
微風
小米撒落胎心音符
ㄉㄨ ㄉㄨ ㄉㄨ
山芋粉揉捻每寸神經脈搏
ㄉㄨㄨ ㄉㄨㄨ ㄉㄨㄨ
酣眠在馬告裡的山豬肉學會祝禱
ㄇ一 ㄇ一 ㄇ一
山下的人在端午節吃粽子
部落的人在慶典吃 cinavu

之二 樹豆山豬腳湯

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的
小丑時刻
就像用改不掉的口音
模仿那些平地人模仿自己
剛開始覺得沒什麼
久了會在心裡鑿一口井
井底盛滿冰涼的月光

小時候

yaba 說山豬是勇士
樹豆
是樹上發亮的眼睛
Yaya 用她的口味
剪輯成一鍋樹豆山豬腳湯
膠質流入湯
凝成一層濃郁的保護膜
暖暖地貼在我的井口上

之三 神山愛玉

霧是山林反骨的溫柔
從雲深處拉出一團濕冷線頭
偎著枝頭愛玉果
佈滿小數點的綠
也有自己越來越不寂寞的等高線

聽說

全世界只有台灣產愛玉
完美的柔軟的冰層
是夏日炎炎極鎮的島嶼
我們跟愛玉小蜂一樣是絕對少數
辭別麥克風與身分證明之後
贖回自己的旅程
在隱與不隱之間悄悄張望
默默信仰